



### 时光记忆

推送门闩“咔嗒”声,不尽然是门闩的落槽声,这声音更能让我回归本真,在这喧嚣尘凡,“栓”住我游离的心。

## 门 闩

□朱明军

上一次这么近距离陪母亲睡一个房间,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母亲护我小,如今我陪母亲老。

父亲走了后,母亲一个人住。老人家说喜欢老屋的味道,特别喜欢听晚上风推户枢发出的“吱嘎”声,就像父亲在时开门的声音。我们兄弟仁轮流照看母亲,查常用药的补缺,看母亲喜欢吃点啥。

不久前,母亲洗澡时不小心摔了一跤。耄耋老人,筋骨倒没伤着。主治医生看了“弥散性”脑梗报告后,详细画出母亲入院后状态轨迹,直言稳住现状就是最好,关键就是不能再摔跤了。

出院后照顾老人起居,陪宿自然不可避免,就怕老人夜里如厕有啥差池。

刚出院,人来人往的,就安排母亲躺在老屋明间的小床上,我们在床旁边搁一张沙发。挺静的夜,刚刚迷糊上,不知哪家小花猫推开门,“吱嘎”一声。小花猫探进门缝,那闪着蓝光的双瞳与我对视的那一瞬,我顿感毛骨悚然,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后来我建议母亲回到里屋大床,我们陪宿时也早早关了大门回到母亲身边。夜深了,灯光下母亲的银丝摊散在枕巾上,满脸的沟壑牵拉着。下颌关节无力,龅张间可见满嘴稀疏的牙齿早就站乱了队形,东倒西歪的。

老宅大门门闩设有卡槽,我还是陪宿才知道的。对于门闩我并不陌生。在我还小的时候,记得大哥刚刚学木匠出师,维修我们家那两扇木门时,大哥在门闩止阀后面装了根弹簧,门开着时弹簧顶着止阀。晚上关门时,拿起挂在门闩上的铁钎对着大哥原先钻好的钻孔顶着止阀,弹簧缩回去,当门闩的卡孔推到止阀位置时,只听得“咔嗒”一声,止阀弹进卡孔,大门稳稳闭牢了。大哥在门闩的尾部与大门的边缘系一根橡皮筋,开门的时候只要把铁钎对着止阀孔摁下去,门闩随橡皮筋的拉力自动打开。我们家这门闩不知道拦住了多少来我家投宿的客人。

我被自家的门拦着还是母亲护我小的那个冬夜。庄子上人家都开始烋饼过年了。哥哥、姐姐都有自己的事,母亲要去邻居家帮忙拾饼,看着熟睡的我,就从外面把门搭子扣上。夜里醒来的我怎么也打不开门,急得我拉开门缝对着大门向外解决了内急。母亲送饼回来给我吃,看到眼角挂着泪痕蜷缩在床角的我,把白面馒头捂在我胸口,陪我和衣到天明。

今晚再碰门闩,鼻翼轻闻菜油香。母亲说,下午请邻居在门轴滴了几滴菜油,这样门轴在开关门时就不会发出“吱嘎”声,你们陪宿的人会睡得安稳些。

老屋门闩,几十年了,我都没动过。轻掩双户,门轴静静。推送门闩“咔嗒”声,不尽然是门闩的落槽声,这声音更能让我回归本真,在这喧嚣尘凡,“栓”住我游离的心。

### 银发一族

## 称 呼

□朱文

从前在职时,大小也算是一官半职有个头衔,同事、朋友见到我就称呼朱总、朱主任……虚荣心加满足感。

退休后,成为社会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一些人在我姓氏前面加了个“老”字,抑或在我姓的后面加个“老”字。当然,亦有同事、朋友许是尊敬,许是念旧,见面依然称呼我曾经的职务。“退休老人了,如今不上班了,还是称呼老同志好。”每每我总是笑嘻嘻挥挥手,摇摇头,主动热情解释。

退休后,闲来拾起爬格子爱好,除了向省市纸媒偶尔投稿外,文友连哄带骗叫我往有影响力的公众号投稿,几篇随笔相继刊出后,其留言区直接炸锅,“朱老师,文采斐然,笔力了得”“朱老师,退而不休,笔耕不辍”等评论,我受宠若惊,拜读得直冒汗。

人要有自知之明,我的学识、作品、文字等,没有资格能配得上“老师”这个称呼,是大家的抬举、捧场、恭维……千万别当真。我不得不回复“老师不敢当,小小习作,闲来瞎涂,向您学习、致敬……”

一生喜爱阅读、喜欢文字。阅读是我的精神食粮和写作补钙,写作则是我以文字喂养灵魂,安放漂泊的思绪,找寻心魂栖息的归处,注定是我此生的喜好。半生写作,虽说《经济参考报》《精神文明报》《中国教育报》等国家级、省市主流媒体都曾刊用,也获得过省市“好言论”奖项,但比起身边太多写字的人,我实属无名小卒。

声声“老师”这个称呼,我诚惶诚恐实不敢当。“老师”传道授业解惑,很神圣,更了不起。我永远致敬、礼赞老师。这辈子文字于我,耕笔中有收获,辛劳聊有自洽。做一个业余作者,没有写作任务,没有过多写作压力,文化素人,偶尔冒泡,也蛮好。

要说最让我破防的,还得是退休以后,有了大把的时间,自然从城里回乡下老家的次数就多了。“三小,你回来啦。”每每刚进村口,老远就传来这熟悉的、亲切的、温暖的呼喊声,比任何头衔都动听都悦耳。村里的老老少少,好些都叫不出我大名,“三小”一叫就是几十年。

“三小,你回来啦。”让我感觉此生永远是老家长不大的“三小”,永远是小时光着身子、穿着开裆裤,在田埂上嘻嘻哈哈疯跑的少年……

60岁开外的人,少小离家老大回,仍在享受乳名、小名“三小长、三小短的”,算是乡亲们对我“加一恭维”的归属感、亲切感;“三小”这称呼,提醒我永远不要忘本,不要忘根,铭记做人做事“我从哪里来,不忘来时路”的初心,“三小”这称呼,没有虚伪,没有假意,更没有官场上相互抬举的肉麻。敞亮与朴实,熟悉与温暖,纯粹与亲切,回归本真,平平淡淡才是真。

现在的我,算是参透了退休生活的真谛。那些曾经职场上的标签,如今早成了过眼云烟。一切的一切“往回收”之后,享受“人静、物简、心安”的一份宁静与自在。

退休后的称呼,哪怕人家直呼你的大名,你也要笑而应允。因为你已是社会的普通老人,千万不能“讨人嫌”。多随和、多融合,做一个说话让人喜欢,做事让人感动,让人想念的社会一员。

### 爱在心中

## 父亲缝补的牵引绳

□王中霞

在家整理房间,我偶然看到狗狗小时候用过的一根背心款牵引绳。黄白格子的背心,有一截粉色,是因为当初被狗咬,父亲缝补时用其他颜色的布接上去的。我握着牵引绳,抚摸着这歪歪扭扭的白色针脚,心绪难以平静。

父亲本来是不喜欢养狗的,特别是宠物狗,看到人家给小狗穿衣服,他就很不解地说:“养狗有什么用?”

我养了狗以后,就给父亲灌输思想:“爸爸,养狗可以获得情绪价值!”父亲不会懂,因为他是个情商很低的人,而且也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,他对于“情绪价值”这个词的意思都不理解。可能在他的世界里,一斤猪肉或是几个鸡蛋带来的价值才是更实在的。所以,对于养狗能使我快乐,他无法理解也属正常。

每个周末去南京看望上大学的女儿,我就不得不把狗送到老家,让父母帮忙照看两天。

这时候,父亲就全职照顾狗。他批评母亲做事太粗糙,我叮嘱过的各种注意事项,父亲总是牢记在心。他把牛肉片从菜里挑出来,放到清水里涮涮,没有咸味了才给狗吃。

狗每次去老家,第一天基本不吃东西,它总是郁闷地坐在门前,望着我们开车离开的方向。父亲就想办法让狗开心起来,他知道狗喜欢坐电瓶车,就把它放到踏板上,在乡村小路上不紧不慢地骑着。狗最享受了,它好奇地望着周围的一切,也就暂时忘记想念我们。

父亲越来越把我的狗当孩子宠着。有一回,母亲拍视频给我看,父亲用电瓶三轮车在场上打油菜籽,就是在油菜秸秆上转圈行驶,这比普通工具更方便、更省力。狗想坐三轮车,父亲就真的让它坐上去。为了防止狗掉下来,父亲还用一根宽宽的布条将狗拦腰系到三轮车上,相当于安全带。那天,父亲打电话告诉我,狗坐在车上近一个小时,车停了,它还不过瘾,抱它下来竟然抗拒,腿使劲蹬着,屁股用力往后撅。听着父亲这番描述,电话这头的我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想到我们一离开,狗就不肯吃东西,后来我索性就把狗放在自家院子里。周末两天时间,虽然没人遛它,但它至少有安全感。可是父亲很不放心,他便骑着电瓶车来陪伴狗。喂食、遛弯儿、抱抱,父亲模仿我的方式照顾着狗。我说离老家二三十里路,让他不要来,我担心他的安全。

“我在家也天天骑电瓶车外出,只当出来透透气,锻炼身体。”父亲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。

有一年,我们和父母带着狗来南京的家过暑假。一大早准备遛狗时,才发现牵引绳最前面的背心部分被狗咬断了。这可不是老家农村,得老老实实遵守规定,等九点钟以后,去实体店买牵引绳,狗才能出去。

狗衔着坏了的牵引绳,硬往我们手里塞,它迫不及待地想出去。父亲将牵引绳拿在手里左看右看,小声念叨:“就差这么一小截,其他地方还能用……”他问我有没有针线,我回答有,但是不用补了,牵引绳有点硬,不好补。没想到父亲很有把握地说:“我能补好!”

父亲戴上老花镜,在我不穿的旧衣服上剪下一条粉色布,折叠成和牵引绳一样的宽度,用心地缝补起来。爸爸的动作看起来有些笨拙,很像我小时候缝沙包时的样子,针拔不出来时,他就把针尾对着一本书往下按,慢慢地,针尖就露出来了,很像种子发芽破土而出的样子。妈妈笑着说:“我和你结婚五十多年了,也没见你为我这样卖力过!”

缝好后,为了防止补丁接头处磨到狗的皮肤,父亲特地放到自己手心,拉扯几下,然后颇有成就感地说:“虽然丑一点,但是软绵绵的。”有了父亲缝补的牵引绳,狗六点钟就出去欢快地玩耍了。

如今,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四年了,我把这根他亲手缝补过的牵引绳一直收着,那参差不齐的针脚里,岂止是父亲对一只小动物的疼爱?

